



中国当代 乡土小说大系

SERIES OF CONTEMPORARY
RURAL STORIES IN CHINA

第二卷 (1990—1999)

下

■ 主 编 白 烨
■ 副主编 舒 楠 兴 安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中国当代 乡土小说大系

SERIES OF CONTEMPORARY
RURAL STORIES IN CHINA

第二卷 (1990—1999) 下

主 编 白 烨

副主编 舒 楠 兴 安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：乡土中国星移斗转的时代影像 白 焯

第二卷（上）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周大新 | 香魂塘畔的香油坊/2 |
| 张 宇 | 乡村情感/26 |
| 赵德发 | 通腿儿/60 |
| | 缱绻与决绝（内容梗概）/72 |
| 雷建政 | 往年雪/76 |
| 吕 新 |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/88 |
| 李佩甫 | 无边无际的早晨/110 |
| 乔典运 | 香与香/150 |
| 何 申 | 村长/168 |
| 陈源斌 | 万家诉讼/200 |

- 李一清 山杠爷/224
- 曹乃谦 温家窑风景（二题）/256
- 刘玉堂 最后一个生产队/264
- 铁 凝 孕妇和牛/296
- 秀色/301
- 叶 梅 花树花树/312
- 刘醒龙 凤凰琴/346
- 余 华 活着/384
- 张 炜 融入野地/444
- 陈忠实 白鹿原（内容梗概）/456
- 谭文峰 乡殇/460
- 路 遥 平凡的世界（内容梗概）/484
- 贾大山 短篇三题/488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二卷（下）

阎连科	耙耧山脉/496
	年月日/518
迟子建	亲亲土豆/560
	雾月牛栏/573
韩少功	马桥人物（两篇）/588
张 继	杀羊/598
关仁山	九月还乡/610
东 西	没有语言的生活/646
岳恒寿	跪乳/670
尤凤伟	石门夜话/720
王安忆	姊妹们/748
毕飞宇	哺乳期的女人/776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刘 恒 | 天知地知/784 |
| 刘庆邦 | 鞋/824 |
| | 梅妞放羊/833 |
| 阙迪伟 | 乡村行动/844 |
| 向本贵 | 栗坡纪事/878 |
| 红 柯 | 美丽奴羊/912 |
| 阿 来 | 尘埃落定（内容梗概）/918 |
| 彭瑞高 | 多事之村/922 |
| 艾 伟 | 乡村电影/956 |
| 石舒清 | 清水里的刀子/964 |
| 王立纯 | 秋天的诺言/972 |
| 杨争光 | 公羊串门/992 |

阎连科

YAN LIAN KE



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。1978年应征入伍，历任济南军区战士、排长、干事、秘书、创作员。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。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任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。2004年退出军界。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
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著有小说集《和平寓言》《乡里故事》《黄金洞》《横活》《朝着天堂走》《欢乐家园》，长篇小说《情感狱》《最后一名女知青》《生死晶黄》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风雅颂》《丁庄梦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回望乡土》《桎梏》及《阎连科文集》（5卷）等。中篇小说《黄金洞》、《年月日》分别获第一届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耙耧山脉

祭

这年冬天反常。雪是黑的；天低得很，云一线线绕着脖子，风也硬，青一块紫一块地吹，如后娘掴在脸上的耳光；还有树芽，要发时又缩将回去，躲在皮里成了一薄冰壳。李贵大早起床，站门口栽下一阵，抓一把云丝在嘴前搓着，听到了村口冰凌白亮的唤。

“不好了——他死啦——”

“不好了——他死啦——”

是女人的声音。李贵寻声望去，见是村长的女人大惊小怪，便缓缓着走去。

问：“谁死了？”

答：“他。”

又问：“谁？”

又答：“村长。”

再问：“真死了？”

再答：“都硬啦。”

李贵说不会吧，有这么快？就跟着村长媳妇往村长家里走。路上说，天真他奶奶的冷。村长媳妇说冷死了哩，他嘴里的唾沫都成了冰，水缸也裂了一条缝。村长家住梁上，新搬的家，为的是靠着梁上的公路。盖房时候，李贵用毛驴车给村长运了半月砖，村长说要给李贵家孩娃划一块宅基地。可现在村长竟死了。李贵在村长家院落站了片刻。忽然发现村长家因为村长死了，两层楼房低了许多，红砖墙上蒙着一层霜白，鸽子屎点点滴滴白。

李贵说：“这屋子住着冷吧？”

村长媳妇说：“不冷。他睡在东屋。”

东屋倒是一个好的去处，墙壁冷白，屋中央有一炉过夜炭火，空气红艳艳的。墙角上，绕着一盘眠冬的青蛇。村长睡在床上，李贵掀开被子，看见村长的脸微青微紫，瘦削，像切了一晌青菜的刀。那脸曾经荣光，红彤彤的，仿佛一盘日头，气色如朝阳。他把手放在村长的鼻前试了一会儿，又把手拿回放在火上烤着，反复地搓着。暖了，又从桌上取村长一支烟细抽，有滋有味，去看那烟的牌子，见是外国的字，说，怪不得的。

村长媳妇木在门口，样子似有人来了她就没了啥儿事情，望着李贵的脸，又如自言自语，说：

“说死就死了。”

李贵吐了一口浓烟。

“也值了。”

村长媳妇朝前走了一步。

“贵哥，你得管他。”

李贵抬起头。

“死前说了啥儿？”

村长媳妇拉凳儿坐在火边。

“前几天说他死了谁主持后事不能亏谁。”

李贵弹弹烟灰。

“多少？”

村长媳妇默了一阵。

“一千块。”

李贵站了起来。

“我俩耍一个泥猴长大，咋能不管。”

从村长家出来，李贵昂在梁上。远处的山脉模糊一片，近处的村落黑塌塌如一堆牛粪。村子里有搅水的声音，叽咕叽咕响得白亮。走了一程子路，又烤了火，再被冬冷一袭，一热一凉，他忽觉浑身受活起来。骨关节咯啦咯啦响。在梁上用力咳了一下，日头受惊似的跳了出来，村街上有湿润的红光。回家时，碰到挑水的村人，他对人家说：

“村长死了。”

那人证着：“死了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回到家，他立在院子中央，面对大儿子和儿媳住的厢屋，大声地唤，起床吧，村长死啦，日头也照到了村头。听到了床上的响动，他就往上房里去，一转身看见儿子光脚光身，单穿个花裤衩儿立在门口。

“爹，你说啥？”

“叫你媳妇起床烙几张油馍吃。”

“面还没磨。”

“借。”

“村长死了？”

“村长死了。”

吃罢早饭，全村人就都知道村长死了。乌鸦在树上叫得厉害。白色的声音，一波一浪，滚到对面梁上。男女村人，老老少少，都来立到树下，鸦鸦一片。说起来，一村人大多李姓，数李贵辈分靠上，又与村长亲近。早年村长的前房媳妇生过死婴，就是李贵扛到梁上埋的。村长说，贵，守两天吧，大小是条命，别刚埋就让野狗扒了。李贵就领着孩娃去那小坟边睡了三天。再说，都知道李贵是名好土匠，三邻五村死了人，都要请李贵领班打墓，且木匠活儿也一知半解，独个儿能做桌椅、房梁、棺材，只是活儿粗些。村人们都那么站着，好像是在等着李贵出来。李贵来了，说你去打墓，你去烧饭，你垒锅灶，你去找几个木匠，男人却都站着不动。

李贵说：“人死了总得埋呀。”

就都分头去了，村里一片乱麻的脚步声。男人们走了，仅余女人们歪在树下，李贵看着她们，说都愣啥，该买布的去要钱买布，该做寿衣的回家拿针线做寿衣。于是，女人们也都走了。走了，李贵又唤住一个俊俏女人，说：

“你在娘家开过饭铺？”

俊俏女人说：“哎。”

“烧饭去吧，”李贵说，“烧好吃些，别可惜油，村长家有好几头大猪。”

这就忙起来，村里村外挤满了声音。从后山坡传来的打墓的音响，沉闷而又笨重；村头上木匠们忙着棺材，叮叮当当，声响灵巧清脆，极如百灵的叫。灵棚扎在村长家门口，那儿有一片空场，有时候村长被镇上的小车送回，小车就在那儿调头。做寿衣的女人们，在村长家的新房里，本可以缄默制作，又偏把话儿说得很开，问村长的女人有没有改嫁的意思。打听村长死后留下多少银存，议论谁会接坐村长这把椅子。而最响亮的，还是灵棚下的哭声。村长兄弟三个，有一群侄男侄女。虽然和眼前的女人是二婚夫妻，还未曾留下后代，然前妻死后却留下二男一女。孩娃们哭天唤地，撕裂了嗓子，在行礼途中，把悲戚雨样洒满了山梁。来吊唁的人也山海。毕竟村长活着时节，管了耙耧山脉的许多百姓，人物哩。李贵是忙成了一锅糊浆，四处地黏着沾着，往墓地跑，往棺材场上跑，往灵棚下跑，往寿衣床边跑，还要应酬吊唁的来宾。

问说：“这就死了？”

他说：“这就死了。”

人家说：“想想，心凉。”

他说：“想想，也值了。”

天黑冷，他身上总是黏渍渍着有汗。第三天，村长的女人说，真幸亏村长生前有你这个朋友。李贵笑笑，说你知道，村长从来没把我当做人看。

村长的女人说：“过去的事就别提啦。”

李贵说：“你得去村长的灵前哭一场。”

她说：“他活着的时候我的泪就哭干了。”

李贵说：“哭给人看的。”

村长的女人就去了，烧了一堆黄纸，哭得声动山河。村人们都说，真苦了这女人，刚嫁来几年。村长的女人去了，李贵便独自在村长的屋里细看。先前，他来村长家里，村长从来没让他坐，他总是圪蹴在村长面前的一角，像怕冷的狗。村长坐在桌边的椅上，吸着烟。瞟他一眼，说吃过了？不等他回话，就又瞟了别处。村长的椅子上有一个海绵垫子，李贵摸过，软得如女人的肚子。李贵在屋里目搜一遍，把村长用过的一个烟嘴装进了口袋，还把村长玩的麻将，抓一把丢在箱子缝里，最后在那海绵垫上坐了下来，学着村长跷腿的姿势吸了一根卷烟。正享受时候，有人走了进来，说要装殓了。该给村长的棺材里装些啥儿。李贵便将村长的女人、孩娃叫来，说最后一次尽孝的机会了，你们最知道村长爱啥要啥，问该往棺材里装些啥儿呢？

女儿说：“多装些冬天的衣服，爹怕冷。”

孩娃没有说话，抱着桌上的麻将盒出去了，李贵看了一眼箱缝，问村长的女人：

“村长活着时最爱啥儿？”

女人说：“女人。”

别说气话，李贵说人死了一了百了，连我都为他做了主事，你又何苦哩。他让女人把箱子打开，找找村长有没有心爱之物。这当儿，女人忽然想起一事，说村长有个小木匣子，从来都锁在箱里，不知里边装了啥儿。李贵让取了出来，见匣子漆已剥了，很像相传的什么藏物。李贵说是钱吧，女人说不会，村长这几年有生意，不缺钱花。又说：“也许是首饰。”

李贵说：“村里解放前连个地主都没有，哪有首饰。”

想开匣子，女人又找不到钥匙，翻遍了村长的旧衣，急了，李贵便拿火炉旁的火钳撬了，从中取出一团红布，打开，见是一枚大队改为村时，大队党支部的那枚旧公章，还有印章盒，一个红皮笔记本。笔记本上写满了字，一行一行，是账。从村长当村党支部副书记的1961年算起，记满了村人吃返销粮的名单和数字。李贵从第一页往下看，看到1961年的名单里，写着李贵35斤，1962年的名单里，李贵40斤；1963年，李贵：17斤。翻到最后一页，1985年：

李庆：70斤

李彬：80斤

李大海：100斤

李三狗：90斤

李贵：50斤

李小树：95斤

张妞：200斤

李贵把目光搁在张妞的名下，不动了。张妞原是村中的一个寡妇，一母一子，两口人，竟有这么多的返销粮。李贵存疑，又倒着前翻，发现自她男人修梯田死在崖下的来年，她的粮数就比别户日渐地多。好在张妞死了，上吊的，也就不去计较了。村长的女人见李贵翻着那本儿愣怔。说扔了吧，没用了的。李贵说，放棺材里，村长的命哩。

外面冷得少见，灵棚下生了大火。孝子们都在烤着。村长躺在棺材里，如睡在床上无二，无边的安详。他穿了九层寿衣，脸上搭了一方白布，把棺材塞得满满当当，加上孩娃女儿尽孝，又在棺材中放了许多别的东西，都是村长生前的心爱之物或常用的物件：几条好烟，狗皮褥子，麻将，烧酒，一叠《人民日报》，一本《农村基层干部手册》，还有一个收音机，手电筒，七七八八，零零碎碎。放满了，孩娃还拿了一个简易老式录音机，几盒豫剧磁带。说是村长生前最爱听的，想放，又放不进去。为难时，李贵来了，不由分说，把这些零碎全都拿出来扔了。

女儿说：“贵伯，这都是俺爹生前用的。”

李贵把眼睛瞪了一下，说这么孝顺，还不知道你爹最最需要啥儿。儿子说，把录音机放进去吧，他爱听戏。李贵把那枚大队党支部的公章亮了一下，说：

“有这全都有了。”

把公章放在村长的右手下，红皮笔记本放在左手下，都是红的，艳在两边。棺材里立马有了红光，连村长那微青微白的脸，也有些微红润起来。孩娃、女儿对望一眼，觉得李贵说得在理，也不说啥，开始收拾他扔在地上的零碎。似乎是受了李贵的启发，孩娃将那一叠儿《人民日报》放在了村长头下，女儿把那本《农村基层干部手册》并着红皮笔记本放了左侧。

这就算把村长装殓了。

李贵从灵棚出来，落日西去，日光暗红，他脸上红光满面，村人都说知村长者莫过于李贵。李贵笑笑，说该忙啥忙啥，明儿一早出殡。

村长在灵棚上睡了三天，孝子们守了三天，人都累了，安排夜间守灵时候，李贵说，谁守？孩娃、女儿、侄男、侄女，皆都默着不言。李贵说我来守

一夜吧，好坏吃返销粮时，村长从来没有忘过我家，分地时还分了一块好地。这时候就有许多村人说贵伯守了，我也守吧，说哪年哪月，曾得过了村长啥儿好处。就有许多男人站将出来，要同李贵一夜守灵。

夜里，在灵前把火生得大极，烧的尽是村长家盖房时用下的木椽，劈劈啪啪，响得山崩。没有月亮，对面山梁上的雪光黑成一片泥塘；近处被火照亮的地方，呈出黄的颜色。村子里静极，偶尔响起的脚步声，由远至近，又由近至远，终于如村长一样消失在梁上，只有一句半句的对话，在山梁上飘动。

“李贵这人……”

“好哩。”

“村长若在天有灵，该知道满村人惟李贵对他真心。”

李贵们围火守灵，只看棺前桌上的草香将尽时立马换上，断然不让香火途中灭了。其余时间打了扑克，说了笑话，论了天气，年轻人就都睡了。李贵独自坐着，取出村长的烟嘴抽烟。连抽三支，忽然想尿，走出席围的灵棚，梁上风利刀一样砍来，本已解了裤子，忙又系上，退进灵棚内。风把油灯吹得摇曳，似乎想熄了灯火。李贵用一席将棚门堵了，又换了三炷细香，把供品盘中的油饼拿一块烧焦吃下，独自坐着仍是想尿。在灵棚里走了一圈，见横七竖八都是睡着守灵的李姓村人。硬是找不到解的去处，在棺材边上站了一会儿，就立到架棺的凳子头儿上，取出自己那样东西，朝棺材里村长的九层寿衣上尿了一泡，臊气漫天弥地，最后尿将完时，忽然想将尿水朝村长头上浇上几滴，半转了身尿却完了，后悔着打个寒尿颤，骂声奶奶的×，村长真个儿好福气。下来凳时，却看见身后立着一个半大娃娃，是寡妇张妞家的，十七余岁，瘦条条如一段干枝，脸上凝了极厚一层惊疑。

“贵伯，你敢这样？”

“尿吧，是个机会。”

“敢吗？”

“你不觉得你娘死得冤屈？”

娃娃就学着李贵模样，跳上凳去，在村长脸上浇了一泡长尿。下来，便同李贵伙着拉过一条被子，钻进被窝睡了。

来日，匆匆忙忙盖了棺盖，出殡前孝子依着血缘亲疏，依次行了十二叩拜，秩序井然，响器箫乐欢畅生动，仿佛溪水在村长家门前潺潺流动。最后是朋友亲戚依次烧纸磕头，以示哀悼。亲戚朋友也很讲究，亲密的不仅烧纸磕头，还在灵前烧了纸马纸牛，金山银山，童男玉女之类的阴礼，稍远的，也就单单磕下一头算了。至尾轮到李贵在棺前行礼时候，都想他会在村长的棺前磕头了事，因为他为村长的后事操心费神，尽过了情意，且也没谁见他买来纸货，然却不想他忽然跪在棺下，从口袋取出一叠儿捆好的十元的真钱，一张一

张丢进火盆里烧掉，每烧一张，都说一句你买盒烟抽，或你买瓶酒喝，再或说冷了买件衣服。一村人为李贵的举动愕然，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。灵棚前烧钱的气息，是一种白浓浓的烧布的糊味。村人们看着那钱烧了可惜，说李贵伯，你疯了，那是真钱。

李贵说：“一辈子就村长对我家好，不这样我心里难受。”

村长的女人从人群外冲了进来，说：

“贵哥，那是一千，不是小数。”

李贵没有扭头，依旧一张张地烧着。

“数小了村长也不会拾在眼里。”

一千块钱就这么烧了，烧出了一村人的唏嘘。葬了村长，村人们都说，村长有李贵这么个知音，死了，值。

两个女人

村长的坟被盗了。

坟在后山阳坡。阳坡上无雪，枯败了密密杂草。土地是黄褐的颜色，坟地是灰白的颜色，村长的新坟是一圆红丘，如一轮落山的日头，在那山坡上鲜活搁着。满山遍野都是新坟新土的馨香。及至掘墓贼掘了那墓，那新土就七零八落一片，土香味更显浓烈，远看那墓，又像碎在山梁上的一地蛋黄了。

掘墓贼没拿啥儿了不得的东西（也没了不得的东西供他拿），拿走了村长那枚大队党支部的圆公章，和历年村里返销粮的分配统计本儿。村委会干部领着乡政府的干部来看了，问了情况，瞅了现场，最后说：妈的，啥鸟人都有，就撤走了。

村人也都来看了，看一遍物件，一件衣服不少。只少了那枚公章和红皮本儿，也都说：“就是，啥鸟人都有。”

这是案子，乡干部没说把墓封了，村长的墓就那么敞了三天。村长的女人去问，乡干部说封墓还要交待？再不封村长的尸体还不喂了野狗。

村长的女人来封墓。

独自来了。扛了锨锄，锄把前后排了两个很重的包袱，连村长的前妻孩娃、女儿也没叫。有日光，薄薄如水湿在梁上。梁上委实地静，除了偶有乌鸦、麻雀在飞，就剩下村长的女人在梁路上摇。晨时，影子拖得细长。冬风吹在她的脸上，麻辣辣地疼。为了避邪，穿了一件婚时的红袄，如慢慢滚动着一团火。到坟地那儿，四下瞅了，就急步走至被掘的坟前，要跳下坟时，又忽地退回站着。

竟从那坟坑里又爬出另外一个女人。也是一件钉袄，略瘦脸儿润白，俊俏。村长的女人一眼就认出这是李贵家的儿媳。她因慌张，还没瞅见村长的女

人，待从那墓槽中蹬着脚窝爬将出来，一抬头，见了。村长的女人拿鼻子哼了一下。

李贵家儿媳瞟一眼她，不言，走了。

村长的女人望着走远的李贵家儿媳，收回目光，很快地将两个包袱用锄勾着，系进墓里，然后自己就跳将下去。墓里倒觉温暖，空气是浮白颜色，如了蒸气。墓室很大，村长的棺材架在中间，左边是他的前妻，其棺木都已朽了，黑漆变成了霉腐的草灰。右边宽敞如半间房屋，不消说那是留给这女人的位置。她立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静一会儿，借着薄光看村长的棺盖半盖半开，显见是被刚才那个女人动了。我照你说的做了，村长的女人对着棺材说，几天前没在你的棺里放一样值钱东西，让盗墓贼白盗一场，现在我来给你送你要的东西了，你该知道是哪个女人对你真心了。有良心你就躺着别吓我。说完这些，女人用力把棺缝打得再开些，让从墓槽透来的光亮照过去，粗粗往里看了，见村长的九层寿衣依然还在，依然还是仅仅少了那枚公章和红皮本儿，她便利索地打开一个包袱，是几件衣服包着的一个十四英寸的电视机，将其放在棺里村长的脚头。又将另一个包袱打开，是衣服包的一个簇新的录音机，和十几盒常香玉唱的豫剧磁带，将其放在村长的手边。再把一些零碎的物件：一个手电筒、二个袖珍收音机，一副扑克牌，几盒好烟。一股脑儿兜着倒进棺里。之后，她从口袋摸出一个红布包的东西，小心地放在了村长的口袋里。

是一根金条。

“都有了，”女人说，“你在那边好好过吧，我全照你说的做了，有合适的我就嫁人啦，别再怪我了。”

说完这些，女人去移动棺盖，要盖时，手却僵住，把目光搁在村长的脸上。那脸上如在灵棚一样，盖着一方白布。村长的女人在那白布上看了一阵，摸出棺里的手电筒，打亮，掀开白布，人就呆了。

村长的阳物竟被割了下来，如枯萎的一节萝卜，结实地塞在村长的嘴里。村长的嘴被那阳物撬歪了。

村长的女人想吐，干干咳了几下，把手电筒往棺里一丢，匆忙着移了棺盖，慌慌张张逃出了墓室。爬至墓槽口边，空气爽爽朗朗扑来，日光轻纱一样摸她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坐在墓口的土上，听到了一个很细的声音。

“你动它了？”

回头，见身后坐着折回来的李贵的儿媳。仍是红袄，如一团火。

“动啥？”

很平静的。

“嘴上的东西。”

终于吐出一口唾沫。

“没有。”又说，“我恶心。”

山梁上很静，冷得萧条，沟边的槐枝孤零零地在空中摆动，声音细微如村长在墓里的呼吸。有一只乌鸦在枝上静卧，看着这两个女人。两个女人皆都默着，都缓过一口气儿，是两张漂亮的脸。远处的山梁，在白光中清晰了轮廓，有一条河在山脚下静静地流。这样沉沉地过了许久，一个女人缓缓看着那河说：

“没想到你和他真有那档儿事。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你早该知道的。”

这个女人说：

“我早知道了，不敢信。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村长压根没有喜爱过你，看你是姑娘才娶了你。”

这个女人说：

“知道的。”

另一个女人问：

“知道了还嫁？”

这个女人说：

“图他是村长。”

另一个女人哎了一声。

这个女人问：

“你以为他喜爱你？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不喜，他图我脸白，身腰也细。”

这个女人又问：

“你图啥？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划宅基地，要盖房子。”

这个女人说：

“不是早就划了嘛。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划了。他是村长，我赶不走他。”

这个女人问：

“你男人不知道？”

另一个女人说：

“知道。他不是男人，只会摔东西。”

这个女人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“这下好了，死啦。”

另一个看着她。

“你为他守寡？”

她说：“婊子才为他守寡，我早就有了主儿。”

日头有些正顶，山梁上透了淡暖。两个女人开始封墓，一个用锄扒土，一个用锨撂土，把黄土的腥鲜金灿灿地扬在梁上。乌鸦从树上走了，翅膀扑打的响声，惊天动地。两个女人抬头看了，擦了汗，又干。把村长的坟墓封得很大，很高。又把一边乱碎着的花圈，捡来插了。

李贵的儿媳拍拍手上的土：“对得起他了。”

村长的女人望着她审看一会。

“你是替他封墓还是替我干活？”

“替你。”

“你恨他？”

“后悔最后一夜没有朝他后心扎上一剪子。”

“我刚才朝他棺里放了金条，你家盖房时可以扒出来。”

两个女人开始往山梁下面村落走。李贵的儿媳说，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死了，你给他买了电视，录音机，还放了金条。村长的媳妇说，都是他死前交待的，他知道他死后有人会盗墓，说先让人盗个空墓，然后再放这些贵物。李贵的儿媳说，你也真去给他放？村长的女人说，他说了，放了让我改嫁，不放就别想再婚。

走近了村口，两个女人像两团红火，跳跳荡荡分开，朝着两个方面红去，留下很响的唤：

“那东西就你知道，需要了去取——”

凶 手

事有意外。

这事也只有耙耧山人可为。

村长的坟封过不久，他的表弟回来了。表弟是个头面人物，在洛阳的律师事务所混事，听说表哥猛地死去，到村长家坐了，问了村长家大儿一些情况，说了人生人死乃自然规律的劝慰，也便走了。然事未过夜，来了两个乡村警察，并不往村长家去，只住村里，逐户地了解，问村长生前和他的女人关系如何，在村中得罪下了谁，有否仇人。不消说，显见是怀疑村长的死。这样一来，村中已沸沸扬扬，村长家里还以为是调查是谁盗墓。